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智囊全集 第二十二卷 制勝

危事無恒，方隨病設。躁或勝寒，靜或勝熱。動於九天，入於九淵。風雨在手，百戰無前。集「制勝」。

孫臏

孫子同齊使之齊，客田忌所。忌數與齊諸公子逐射，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，馬有上、中、下，乃謂忌曰：「君第重射，臣能令君勝。」忌然之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。及臨質，孫子曰：「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，取君上駟與彼中駟，取君中駟與彼下駟。」既馳三輩畢，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，卒得五千金。

〔述評〕

唐太宗嘗言：「自少經略四方，頗知用兵之要，每觀敵陣，則知其強弱。常以吾弱當其強，強當其弱。彼乘吾弱，奔逐不過數百步；吾乘其弱，必出其陣後，反而擊之，無不潰敗。」蓋用孫子之術也。

宋高宗問吳璘以勝敵之術。璘曰：「弱者出戰，強者繼之。」高宗亦曰：「此孫臏駟馬之法。」

魏伐趙，趙急請救於齊。齊威王欲將孫臏，臏以刑餘辭，乃將田忌，而孫子為師，居輜車中，坐為計謀。田忌欲引兵救趙，孫子曰：「夫解紛者不控卷，救鬥者不搏搯；批亢搗虛，形格勢禁，則自為解耳。今梁、趙相攻，輕兵銳卒必盡於外，老弱罷於內，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衝其方虛，〔邊批：致人。〕彼必釋趙而自救，是我一舉解趙之困，而收弊於魏也。」忌從之，魏果去邯鄲，與齊戰於桂陵，〔邊批：致於人。〕大破梁軍。

趙奢

秦伐韓，軍於闕與。趙王問廉頗：「韓可救否？」對曰：「道遠險狹，難救。」又問樂乘，如頗言。及問趙奢，奢對曰：「道遠險狹，譬之兩鼠鬥於穴中，將勇者勝。」乃遣奢將而往，去邯鄲三十里，而令軍中曰：「有以軍事諫者，死。」〔邊批：主意已定，不欲惑亂軍心也。〕秦軍軍武安西，鼓噪勒兵，屋瓦皆振。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奢立斬之，堅壁留二十八日，不行，復益增壘。〔邊批：堅秦人之心。〕秦間來入，奢善食而遣之，間以報秦將，秦將大喜曰：「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，乃增壘，闕與非趙地也！」奢既遣秦間，乃卷甲而趨之，一日一夜至。〔邊批：出其不意。〕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，軍壘成，秦人聞之，悉甲而至。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，奢曰：「內之。」許歷曰：「秦人不意趙師至，此其來氣盛，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，不然必敗。」奢許諾，許歷請就誅，奢曰：「胥後令。」至欲戰，歷復請諫，曰：「先據北山上者勝，後至者敗。」奢許諾，即發萬人趨之，秦兵後至，爭山不得上，奢縱兵擊之，大破秦軍，遂解闕與之圍。

〔評〕

孫子曰：「反間者，因敵間而用之。」又曰：「我得亦利，彼得亦利，為爭地。」闕與之捷是也。許歷智士，不聞復以戰功顯，何哉？於漢廣武君亦然。

李牧

李牧，趙北邊良將也。嘗居雁門備匈奴，以便宜置吏，市租皆輸入幕府，為士卒費。日擊牛饗士，習騎射、謹烽火、多間諜、厚遇戰士，為約曰：「匈奴即入盜，急入收保，有敢捕虜者，斬。」如此數歲，匈奴以牧為怯，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。趙王讓李牧，牧如故；趙王怒，召之，使他人代將。歲餘，匈奴每來，出戰數不利，死亡多，邊不得田畜。乃復請李牧。牧固稱疾，趙王強起之，牧曰：「必用臣，臣如前，乃可奉令。」王許之，李牧如故約。匈奴終歲無所得，然終以為怯。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，皆願一戰。於是乃具選車，得千三百乘，選騎得萬三千匹，百金之士五萬人，殺者十萬人，悉勒習戰。大縱畜牧，人民滿野。匈奴小入，佯北，以數千委之，單于聞之，大率眾來入，牧多為奇陣，張左右翼擊之，大破，殺匈奴十餘萬騎，單于奔走，其後十餘歲，不敢近邊。

〔評〕

厚其遇，故其報重；蓄其氣，故氣發猛。故名將用死士之力，往往一試而不再、亦一試而不必再也！今之所謂兵者，除一二家丁外，率丐而甲，梃而立者耳。嗚呼！梃也，丐也，又多乎哉！

周亞夫

吳、楚反，景帝拜周亞夫太尉擊之。既發，至霸上，趙涉遮說之曰：「吳王懷輯死士久矣，此知將軍且行，必置人於滄、睢陘厄之間。且兵事尚神密，將軍何不從此右去，走藍田，出武關，抵洛陽，間不過差一二日，直入武庫，擊鳴鼓，諸侯聞之，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。」太尉如其計，至洛陽，使搜滄，睢間，果得伏兵。

太尉會兵滎陽，堅壁不出。吳方攻梁急，梁請救，太尉守便宜，欲以梁委吳，不肯往。梁王上書自言，帝使使詔救梁，太尉亦不奉詔，而使輕騎兵絕吳、楚後，吳兵求戰不得，餓而走，太尉出精兵擊破之。

〔述評〕

吳王之初發也，其大將田祿伯曰：「兵屯聚而西，無他奇道，難以立功，臣願得五萬人，別循江、淮而上，收淮南、長沙，入武關，與大王會，此亦一奇也。」〔邊批：魏延子午谷之計相似。〕吳太子諫曰：「王以反為名，若借人兵，亦且反王。」〔邊批：何不諫他勿反。〕於是吳王不許。少將桓將軍說王曰：「吳多步兵，利險；漢多車騎，利平地。願大王所過城不下，直去疾西，據咸陽武庫，食敖倉粟，阻山河之險，以令諸侯，雖無人關，天下固已定矣，大王徐行，留下城邑，漢軍車騎至，弛入梁、楚之郊，事敗矣。」吳老將皆言：「此少年摧鋒可耳，安知大慮。」吳王於是亦不許。假令二計得行，亞夫未遽得志也。

亞夫之功，涉與吳王分半，而後世第功亞夫，竟無理田、桓二將軍之言者，悲夫！

李牧、周亞夫，皆不萬全不戰者，故一戰而功成；趙括以輕戰而敗，夫差以累戰而敗。君知不可戰而不禁之，子玉之敗是也；將知不可戰而迫使之，楊無敵之敗是也。

周訪

賊帥杜曾屢敗官軍，威震江、沔，元帝命周訪擊之。訪有眾八千，進至沔陽，曾等銳氣甚盛。訪曰：「先人有奪人之心，軍之善謀也。」使將軍李常督左甄，許朝督右甄，訪自領中軍，高張旗幟。曾果畏訪，先攻左右甄。曾勇冠三軍，訪甚惡之，自於陣後射雉，以安眾心，令其眾曰：「一甄敗，鳴三鼓，兩甄敗，鳴六鼓。」趙胤兵屬左甄，力戰，敗而復合，胤馳馬告訪，訪怒叱，令更進，胤號哭復戰，自旦至申，兩甄皆敗，訪聞鼓音，選精銳八百人，自行酒飲之，敕不得妄動，聞鼓響乃進，賊未至三十步，訪親鳴鼓，將士皆騰躍奔赴，〔邊批：出其不意。〕曾遂大潰，殺千餘人。訪夜追之，諸將請待明日，訪曰：「曾驍勇善戰，向之敗也，彼勞我逸，是以克之，宜及其衰，乘之可滅。」鼓行而進，遂定漢、沔。曾等走固武當，訪出不意，又擊破之，獲曾。

〔評〕

先委之以兩甄，以蔽其力，以驕其氣。卒然乘之，乃可奏功。然兵非素有節制，兩甄先不為盡力矣。

陸遜 陸抗

昭烈率眾伐吳，自巫峽至夷陵，連營七百餘里，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，平地立營以挑戰。吳諸將皆欲擊之，陸遜不許，曰：「此必有譎。」堅壁良久，昭烈知計不行，乃引伏兵從谷中出，凡八千人，遜謂諸將曰：「所以不聽擊班者，正為此也。今而後吾知所以破之矣！」乃敕於暮夜，人各持茅一把，每間一營，輒攻一營，同時火舉，首尾不能相救，於是四十餘營，一戰俱破。

〔述評〕

魏文帝聞昭烈樹柵連營狀，謂群臣曰：「備不知兵，必破矣。豈有七百里連營，而可以拒敵者乎？包原隰險阻以營軍者，必為敵擒，此兵忌也！」後七日，而孫權捷書至，以昭烈之老於行間，而識不及曹丕，何也？豈所謂「老將至而髦及之」乎？

昭烈之伐吳，苻堅之寇晉，皆傾國之兵也。然昭烈之謀狡，故宜靜以待之；苻堅之氣驕，故宜急以挫之。狡謀窮則敵困，驕氣挫則敵衰，所以雖眾無所用之也。

按：淝水之役，苻融攻碓石，堅留大軍於項城，自引輕騎八千就之。朱序私於謝石曰：「若秦兵盡至，誠難與為敵，今乘諸軍未集，宜速擊之，若敗其前鋒，則彼已奪氣，可遂破也。」石從之。

西陵督步闡以城降晉。抗聞，日夜督兵赴西陵，別築嚴圍，使內可圍闡，外可禦寇，而不攻城。諸將咸諫曰：「及兵之銳，宜急攻闡。比晉救至，闡必拔矣。何事於固，而以敵士民之力？」抗曰：「此城甚固，而糧又足，其繕修備禦具皆抗所親規，攻之急未能克，而救且至。救至而無備，表裡受敵，何以御之？」諸將猶不謂然。抗欲服眾，乃聽令一攻，果不利，於是圍備始力。未幾，晉楊肇帥兵來救，時我軍都督魯贇忽亡詣肇。抗曰：「贇，軍中舊吏也，知吾虛實，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，若敵來攻，必先此處。」是夜夷兵，而悉以贇將統之。明日，肇果攻夷兵處，抗擊之，矢石雨下。肇夜遁，抗不追，而但令鳴鼓發喊，若將攻者。肇大潰，引去。遂復西陵，誅闡。

〔評〕

陸遜、陸抗，是父是子！

鄧艾

鄧艾與郭淮合兵以拒姜維，維退，淮因西擊羌。艾曰：「賊去未遠，或能復還，宜分諸軍以備不虞。」於是留艾屯白水北。三日，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。艾謂諸將曰：「維今卒還，吾軍少，法當來渡，而不作橋，〔邊批：棋逢對手。〕此維使化持吾，今吾不得動；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。」洮城在水北，去艾屯六十里。艾即夜潛軍，徑到洮城，維果來渡，而艾先至據城，得以不破。

唐太宗

唐兵圍洛陽，夏主竇建德悉眾來援，諸將請避其鋒。郭孝恪曰：「世充窮蹙，垂將面縛，建德遠來助之，此天意欲兩亡之也。宜據武牢之險以據之，伺間而動，破之必矣。」記室薛收曰：「世充府庫充實，所將皆江淮精銳，但乏糧食，故為我持；建德自將遠來，亦當挫其精銳，〔邊批：亦是朱序破苻秦之策。〕若縱之至此，兩寇合從，轉河北之粟以餽洛陽，則戰爭方始，混一無期。今宜分兵守洛陽，深溝高壘，勿與戰；大王親帥驍銳，先據成臯，以逸待勞，決可克也。建德既破，世充自下，不過二旬，兩主就縛矣。」世民從之。由是夏主迫於武牢，不得行。

〔按〕

是時，凌敬言於建德曰：「大王宜悉兵濟河，攻取懷州、河陽，使重將守之，遂建旗鼓，逾太行，入上黨，徇汾晉，趣薄津，蹈無人之境，拓地收兵，則關中震懼，而鄭圍自解矣。」妻曹氏亦曰：「祭酒之言是也。」夫此特孫子舊策，婦人猶知之，而建德不能用，以至敗死。何哉？

諜告：「夏主伺唐牧馬於河北，將襲武牢。」世民乃北濟河，南臨廣武而還，故留馬千餘匹，牧於河渚以疑之。建德果悉眾出牛口，置陣亙二十里，鼓行而進。諸將皆懼，世民升高望之，謂諸將曰：「賊起山東，未嘗見大敵，今度險而鬻，是無紀律，逼城而陣，有輕我心，我按兵不出，彼勇氣自衰，陣久卒飢，勢將自退，追而擊之，無不克矣。」建德列陣，自辰至午，士卒飢倦，皆坐列，又爭飲水。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，經建德陣西，馳而南上，建德陣動，世民曰：「可擊矣。」帥輕騎先進，大軍繼之，直薄其陣。方戰，世民又率史大奈等卷旆而入，出於陣後，張唐旗幟。夏兵見之，驚潰。

秦王世民至高墪，薛仁果使宗羅日候將兵拒之，世民堅壁不出，諸將請戰，世民曰：「我軍新敗，士氣沮喪，賊恃勝而驕，有輕我心，宜閉壘以待之，彼驕我奮，可一戰而克也。」乃令軍中曰：「敢言戰者，斬。」相持六十餘日，仁果糧盡，所部多降，世民乃命梁彥魯於淺水原以誘之。羅日候大喜，盡銳攻之。數日，世民度其已疲，謂諸將曰：「可以戰矣。」使龐玉陣於原南，羅日候並兵擊之，玉幾不能支，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，自帥驍騎陷陣，羅日候軍潰，世民帥騎追之，寶軌叩馬苦諫，世民曰：「破竹之勢，不可失也。」遂進圍之，仁果將士多叛，計窮出降，得其精兵萬人。諸將皆賀，因問曰：「大王一戰而勝，遽舍步兵，又無攻具，直造城下，眾皆以為不可，而卒取之，何也？」世民曰：「羅日候所將，皆隴外驍將悍卒，吾特出其不意破之，斬獲不多；若緩之，則皆入城，仁果撫而用之，未易克也。急之則散歸隴外，折日候虛弱，仁果破膽，不暇為謀，此吾所以克也。」眾皆悅服。

李靖

蕭銑據江陵，詔李靖同河間王孝恭安輯，閱兵夔州。時秋潦，濤瀨漲惡。銑以靖未能下，不設備。諸將亦請江平乃進，靖曰：「兵事以速為神。今士始集，銑不及知，若乘水傅壘，是震雷不及塞耳，倉卒召兵，無以御我，此必擒也。」孝恭從之，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，拔其荊門、宜都二鎮，進至夷陵。

蕭銑之罷兵營農也，才留宿衛數千人。聞唐兵至，大懼，倉卒徵兵，皆在江嶺之外，道途阻遠，不能遽集。乃悉見兵出拒戰，孝恭將擊之，李靖止之曰：「彼救敗之師，策非素立，勢不能久，不若且駐南岸，緩之一日，彼必分其兵，或留拒我，或歸自守，兵分勢弱，我乘其懈而擊之，蔑不勝矣！今若急之，彼則並力死戰，楚兵剽銳，未易當也。」孝恭不從，留靖守營，自帥銳師出戰，果敗走，趣南岸。銑眾委舟，收掠軍資，人皆負重。靖見其眾亂，縱兵奮擊，大破之。乘勝直抵江陵，入其外郭，大獲舟艦。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，諸將皆曰：「破敵所獲，當借其用，奈何棄以資敵？」靖曰：「蕭銑之地，南出嶺表，東距洞庭，吾懸軍深入，若攻城未拔，援兵四集，吾表裡受敵，進退不獲，雖有舟楫，將安用之？今棄舟艦，使塞江而下，援兵見之，必謂江陵已破，未敢輕進，往來窺伺，動淹旬月，吾取之必矣。」銑援兵見舟艦，果疑不進。

朱雋

黃巾賊黨韓忠，以十萬人據宛，詔朱雋以八千人討之。雋張圍結壘，起土山以臨城內，鳴鼓攻其西南。賊悉眾赴西南，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，乘城而入。忠乃退保子城，惶懼乞降。時司馬張超等議聽之，雋曰：「不可！今海內一統，獨黃巾造逆，納降徒長逆萌，非長計！」急攻之，不克。雋乃登土山望之，顧謂張超曰：「吾知之矣，賊外圍周固，乞降不受，欲出不得，所以死戰。不如撤圍，並兵入城，忠見圍解，勢必自出，出則意散，易破之道也。」即解圍，忠果出，因擊，大破之。

耿弇

張步弟藍，將精兵二萬守西安，而諸郡合萬人守臨淄，相距四十里。耿弇進軍二城之間，視西安城小而堅，臨淄雖大實易取，乃下令，後五日攻西安。藍聞，日夜警備。至期，夜半，弇敕諸將皆蓐食，及旦，徑趨臨淄。半日拔其城，藍懼，棄城走。諸將曰：「敕攻西安而乃先臨淄，竟並下之，何也？」弇曰：「西安聞吾攻，必嚴守具；臨淄出不意而至，必自警擾，攻之必立拔；拔臨淄則西安孤，此擊一而得二也！若先攻西安，頓兵堅城，死傷必多，即拔之，吾深入其地，後乏轉輸，旬月間不自困乎？」諸將皆服。

韋睿

梁天監四年，王師北伐，命韋睿督軍，攻小岷城。既至，城中忽出數百人，陣於門外，睿曰：「城中二千餘人，閉門堅守，足以自完，而無故出人於外，此必其驍勁者也，先挫其勁，城一鼓可拔。」諸將疑不前，睿指其節曰：「朝廷授此，非以為飾，法不可犯也！」兵遂進，殊死戰，魏兵大潰，急攻之，城遂拔。

睿進攻合肥，先按行山川，曰：「吾聞之：『汾水可灌平陽，絳水可灌安邑。』」乃為之堰肥水，堰成，而魏援兵大至。諸將俱，請表益兵。睿笑曰：「賊已至而請兵，雖鞭之長，能及馬腹乎？」初戰不利，諸將議退巢湖，又議走保三叉，睿怒曰：「將軍死綏，有前無卻，妄動者斬！」乃取傘扇麾幢樹堤下，示無動意，而更築壘於堤以自固。久之，堰水滿，魏救兵無所用，城竟潰。

魏中山王元英，以百萬眾寇北徐州，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。帝遣曹景宗將大兵往救，敕睿帥所部往會之。睿自合肥徑進，時魏兵聲勢甚盛，諸將懼，請緩行。睿曰：「鍾離望救甚急，車馳卒奔，猶恐其後，而可緩乎？魏兵深入，已墮吾腹中，勿憂也。」不旬日，至，遂於景宗營前二十里，一夜掘長塹，樹鹿角，截土為城，比曉而營立，元英驚以為神。英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，樹柵數百步，跨淮通道。睿乃裝大艘，乘淮水暴漲，競發以臨其壘，而令小船載葦藁，灌之膏油，乘風縱火，煙燄障天，倏忽之間，橋柵盡壞，我軍乘勢奮勇，呼聲動天地，無不一當百。魏兵大潰，元英僅以身免。昌義之得報，不暇語，但直叫曰：「更生！更生！」

〔述〕

時魏人歌曰：「不畏蕭娘與呂姥，但畏合肥有韋虎！」韋即睿，呂，呂僧珍，蕭者，臨川王宏也。

馬燧

馬燧既敗田悅，會救至，悅復振。悅壁洹水，淄青軍其左，恒冀軍其右。燧進屯鄴，請益兵。詔河陽李芄以兵會，次於漳。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，築月壘以扼軍路。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，載土囊遏水而渡。悅知燧食乏，堅壁不戰。燧令士齎十日糧，進營倉口，與悅夾洹而軍，造三橋，逾洹日挑戰。悅不出，陰伏萬人，欲以掩燧。〔邊批：亦通。〕燧令諸軍夜半食，雞鳴時鳴鼓角，而潛師並洹。〔邊批：攻其所必救。〕趨魏州，下令曰：「須賊至，止為陣。」留百騎持火匿橋旁，待悅眾盡渡，乃焚橋。燧行十餘里，悅果率眾逾橋。乘風縱火，鼓噪而前。燧令兵士無動，除蒺藜廣百步，勇士五千人先為陣以待悅。〔邊批：以逸待勞。〕比悅至，火止，氣少衰。燧將兵奮擊，大敗之。悅還走，而三橋已焚矣。悅眾赴水死者不可勝計。

鄭子元 李晟

桓王怒鄭不朝，以諸侯伐之。王為中軍，虢公林父將右軍，蔡人、衛人屬焉；周公黑肩將左軍，陳人屬焉。鄭子元請為左拒，以當蔡人、衛人，為右拒，以當陳人，曰：「陳亂，民莫有鬥心，若先犯之，必奔。王卒顧之，必亂。蔡、衛不支，固將先奔，既而萃於王卒，可以集事。」從之，曼伯為右拒，祭仲為左拒，原繁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伯，為魚麗之陣，先偏後伍，〔二十五乘為偏，五人為伍。〕伍乘彌縫。戰於繡葛，命二拒曰：「〔旃大將之麾〕動而鼓！」蔡、衛、陳皆奔，王卒亂，鄭師合以攻之，王卒大敗。

吐蕃尚結贊兵逾隴岐，李晟選兵三千，使王佖伏開陽旁，誡之曰：「蕃軍過城下，勿擊首尾，首尾縱敗，中軍力全，但候其前軍已過，見五方旗、武豹衣，則其中軍也，突其不意，可建奇功。」佖如晟節度，遇結贊，即出奮擊，賊皆披靡。佖軍不識結贊，故結贊僅而免。

〔述評〕

犯王不祥，而三國非鄭敵，故先動其左右以搖之；尚結贊勁而狡，小挫未可得志，故專力於中軍，出不意以突之。

若鄆陵之戰，苗賁皇言於晉侯曰：「楚之良，在於中軍王族，請分良以擊其左右，而以三軍萃於王卒，必大敗之。」此又因晉、楚力敵而然。故曰：「知彼知己，兵法何常之有？」

劉錡

劉錡〔字叔信。〕赴官東京。至渦口，方食，忽暴風拔坐帳。錡曰：「此賊兆也，主暴兵。」即下令兼程而進。聞金人敗盟南下，已陷東京，錡與將佐捨舟陸行，急趨至順昌。知府陳規見錡問計。錡詢知城中有米萬斛，乃議斂兵入城，為守禦計。諸將謂金不可敵，請以精銳避老稚順流還江南。錡曰：「東京雖失，幸全軍至此，有城可守，奈何棄之？敢言去者，斬！」置家寺中，積薪於門，戒守者曰：「脫有不利，即焚吾家！」〔邊批：李光弼納刀於鞞中，相似。〕乃分命諸將守諸門，明斥堠，募土人為間諜。於是軍士皆奮。時守備一無可恃。錡督取車輪輾埋城上，又撤民戶扉，周匝蔽之。凡六日，粗畢，而金兵已至城下矣。初錡傅城築羊馬垣，穴垣為門，至是蔽垣為陣，金人縱矢，皆自垣端軼著於城，或止中垣上。錡用破敵弓，翼以神臂、強弩，自城上或垣門射敵，無不中者。敵稍卻，即以步兵邀擊，溺河水死者無算。金兵移砦二十里。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。是夕，天欲雨，電光四起，見斫發者輒殲之。金兵復退十五里。錡復募百人以往，命折竹為器，如市井兒以為戲者，人持一以為號，直犯金營，電一閃則奮擊，電止則匿不動。敵眾大亂，百人者聞吹聲而聚。〔邊批：用百人如一人，又如千人萬人。〕兵至此神矣，金人益不能測。終夜自戰，積屍盈野，兀術在汴聞之，即索靴上馬，帥十萬眾來援。諸將謂：「宜乘方勝之勢，具舟全軍而歸。」錡曰：「敵營甚濶，而兀術又來，吾軍一動，彼躡其後，則前功俱廢矣！」錡募得曹成等二人，諭之曰：「遣汝作間，事捷重賞，第如吾言，敵必不殺汝，今置汝綽路騎中，汝遇敵，則佯墜馬，為敵所得。敵帥問我何如人，則曰：『平邊帥子，喜聲妓，朝廷以兩國講好，使守東京，圖逸樂耳。』」已而二人果如其言，兀術大喜，〔邊批：兀術之敗，只為太自恃輕敵故。〕即置鴟車炮具不用。翌日，錡登城，望見二人來，縋而上之，乃敵械成等來歸，以文書一卷係於械上，錡懼惑軍，立焚之。〔邊批：有主意。〕兀術至城下，譴責諸將，諸將皆曰：「南朝用兵非昔比，元帥臨城自見。」適錡遣耿訓請戰，兀術怒曰：「劉錡何敢與吾戰？以吾力破爾城，直用靴尖趨倒耳！」訓曰：「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，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，願獻浮橋五所，濟而大戰。」〔邊批：怒而致之。〕暹明，錡果為五浮橋於河上，敵用以濟。錡遣人毒穎上流及草中，戒軍士雖渴死，毋飲於河，飲者夷其族。時大暑，敵遠來，晝夜不解甲，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，而敵人馬飢渴，飲食水草者輒病。方晨氣清涼，錡按兵不動。逮未申間，敵氣已索，忽遣數百人，出西門接戰。俄以數千人出南門，戒令勿喊，但以銳斧犯之。敵大敗，兀術遂拔營北去。是役也，錡兵不盈二萬，出戰僅五千人；金兵數十萬，營西北，互十五里，每暮，鼓聲震山谷，營中喧嘩，終夜有聲；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，唯能以逸待勞，是以大勝。

〔朱晦庵曰〕

順昌之役，正值暑天。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，先備暑藥，飲酒食肉。以一副兜牟與甲，曬之日下，時令人以手摸，看熱如火不可著手，乃換一隊。軍至，令吃酒飯；少定，與暑藥。遂各授兵出西門戰，少頃，又換一隊，出南門，如此數隊，分門迭出送入，虜遂大敗。緣虜眾多，其立無縫，僅能操戈，更轉動不得；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，掀其馬甲以斷其足，一騎才倒，即壓數騎，殺傷甚眾。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，遂從和議耳。

韓世忠

世忠駐鎮江，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。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，圖進取，辭旨懇切。世忠遂自鎮江渡師，俾統制解元守高郵，候金步卒；親提騎兵駐大儀，當敵騎。伐木為柵，自斷歸路，會遣魏良臣使金，世忠撤炊爨，給良臣：「有詔移屯守江。」〔邊批：靈變。〕良臣疾馳去，世忠度良臣已出境，而上馬令軍中曰：「視吾鞭所向。」於是引軍至大儀，勒五陣，設伏二十餘所，約聞鼓即起擊。良臣至金軍，金人問王師動息，具以所見對。聶兒孛堇聞世忠退，喜甚。引兵至江口，距大儀五里，別將撻李也引千騎過五陣東，世忠傳小麾，鳴鼓，伏兵四起，旗色與金人旗雜出。金軍亂，我軍迭進，背嵬軍各持長斧，上搥人胸，下斲馬足。敵披重甲，陷泥淖，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，人馬俱斃，遂擒撻李也等。

曹瑋

曹瑋知渭州，時年十九。嘗出戰小捷，虜引去，瑋偵虜去已遠，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。虜聞瑋逐利行遲，師又不整，遽還兵來襲，將至，瑋使諭之曰：「軍遠來，必甚疲，我不乘人之急，請休憩士馬，少選決戰。」虜方甚疲，欣然解嚴，歇良久，瑋又使諭之：「歇定，可相馳矣！」於是鼓軍而進，大破之。因謂其下曰：「吾知虜已疲，故為貪利以誘之，比其復來，幾行百里矣。若乘銳以戰，猶有勝負，遠行之人，小憩則足痺，不能立，人氣亦闌，吾以此取之。」瑋在軍，得人死力，平居甚暇，及用師，出入若神。一日，張樂飲僚吏，中坐失瑋所在，明日徐出視事，則賊首已擲庭下矣。賈同造瑋，欲按邊，邀與俱，同問：「從兵安在？」曰：「已具。」既出就騎，見甲士三千環列，初不聞人馬聲。

〔評〕

只看城中肅然不聞雞犬，便知劉錡必能勝敵；只看甲士三千環列，初不聞人馬聲，便知敵必不能犯曹瑋。

狄青

狄青〔字漢臣，汾州人。〕在涇原，常以寡當眾。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，再聲則嚴陣而陽卻，聲止即大呼馳突。士卒皆如教，才遇敵，未接，遽聲鉦，士卒皆止，再聲再卻。虜大笑曰：「孰謂狄天使勇？」鉦聲止，忽前突之，虜兵大亂，相蹂多死。追奔數里，前臨深澗，虜忽墜過山隅，青遽鳴鉦而止。虜得引去，時將佐悔不追擊，青曰：「奔命之際，忽止而拒我，安知非謀，軍已大勝，殘寇不足貪也。」

儂智高反邕州，詔以青為宣撫使擊之，或言：「賊標牌不可當。」青曰：「標牌，步兵也，遇騎兵必不能施，願得西邊蕃落民自從。」或又言：「南方非騎兵所宜。」青曰：「蕃部善射，耐艱苦，上下山如平地，當瘴未發時，疾馳破之，必勝之道也。」及行，日不過一驛，所至州，輒休士一日。〔邊批：未戰養力。〕至潭州，遂立行伍，明約束，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，立斬以徇，於是一軍肅然。時智高還守邕州，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，乃按兵不動，下令賓州具五日糧，休士卒。值上元節，令大張燈燭，首夜宴將佐，次夜宴從軍官，三夜饗軍校。首夜樂飲徹曉，次夜大風雨，二鼓時，青忽稱病，暫起如內，久之，使人諭孫沔，令暫主席行酒，少服藥乃出，數使勸勞座客，至曉，客未敢退。忽有馳報者，云：「夜時三鼓，元帥已奪崑崙關矣。」〔邊批：自營中且不知，況敵人乎？〕青既渡，喜曰：「賊不知守此，無能為也。」已近邕州，賊方覺，逆戰於歸仁鋪，青登高望之，賊據坡上，我軍薄之，青使步卒居前，匿騎兵於後。蠻使驍勇者當前，盡執長槍。前鋒孫節戰不利，死。將士畏青，莫敢退。〔邊批：畏主將，必不畏敵矣。〕青登高山，執五色旗，麾騎兵為左右翼，出其後，斷蠻軍為三，旋而擊之。左者右，右者左，已而右者復左，左者復右，賊不知所為。賊之標牌軍，為馬軍所衝突，皆不能駐，槍立如束，我軍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，遂皆披靡。智高焚城遁去。

〔按〕

是役，諫官韓絳言：「青武人，不足專任，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。」〔邊批：顧其人何如，豈在文武！〕時龐籍獨為相，〔邊批：確有此人。〕對曰：「屬者王師屢敗，皆由大將輕，偏裨自用，不能制也。今青起於行伍，若以侍從之臣副之，號令復不得行。青昔在鄜延，居臣麾下，沉勇有智略，若專以智高事委之，必能辦賊。」〔邊批：兵法，將能而君不御者勝。〕於是詔嶺南用兵，皆受節制。〔邊批：成功在此。〕青臨行，上言：「古之俘馘奏凱，割耳鼻則有之，不聞以獲首者，秦、漢以來，獲一首，賜爵一級，因謂之『首級』。故軍士爭首級，以致相殺。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，售於無功不戰之人，〔邊批：此從來大弊。〕願一切皆罷之。」二條皆名言，可為命將成功之法。

又青行時，有因貴近求從行者。青謂之曰：「君欲從行甚善，然智高小寇，至遣青行，可以知事急矣。從青之士，擊賊有功，當有厚賞；不然，軍中法重，青不能私，君自思之，願行則即奏取君矣。」於是無復敢言求從行者，即此一節，知青能持法，必能成功。

又青既入邕州，斂積屍內有衣金龍之衣者，又得金龍楯於其旁，或言「智高已死，當亟奏！」青曰：「安知非詐，寧失智高，敢欺朝廷耶？」

合觀二事，不唯不敢使人冒功，即己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。

王越

王越撫大同。一日大雪，方坐地爐，使諸妓抱琵琶捧觴侍，而一千戶調虜還，即召入，與談虜事甚析，大喜，曰：「寒矣！」手金卮飲之。復談則益喜，命弦琵琶而侑酒，即並金卮與之。〔邊批：高。〕已又談，則又喜，指妓中最姝麗者曰：「欲之乎？以乞汝。」〔邊批：更高。〕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，積功至指揮。其夜襲虜帳，將至，風暴起，塵翳目，眾惑欲歸，一老卒前曰：「天贊我也！去而風，使虜不覺。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，而我據上游。皆是風也！」越不覺下馬拜。功成，推卒功以為千戶。〔邊批：今人誰肯？〕

〔評〕

平蔡乘雪，奪崑崙乘兩，破大同虜乘風，而皆以夜，所謂出其不意也。威寧恩結千戶，是大手段，至推功小卒，即淮陰北面左車，意何以加此！文臣中哪得此等快士！其雄略又出韓襄毅、楊文襄上矣，百陳鉞何敢望之！而阿丑以「兩鉞」為戲，老、韓同傳，非公論也！

爾朱榮

葛榮舉兵向京師，眾百萬。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。爾朱榮率精騎七千，馬皆有副，倍道兼行，東出滏口。葛榮列陣數十里，箕張而進。榮潛軍山谷為奇兵，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，處有數百騎，令所在揚塵鼓噪，使賊不測多少，又以人馬逼戰，刀不如棒，密勒軍士，馬上各齎袖棒一枚，至戰時，慮廢騰逐，不聽斬級，〔邊批：斬級大誤事。〕使以棒棒之而已。號令嚴明，將士同奮，榮身自陷陣，出於敵後，表裡合擊，大破之，擒葛榮，餘眾率降。榮以賊徒既眾，若即分轄，恐其疑懼，乃普令各從所樂，

親屬相隨，任所居止。於是群情喜悅，數十萬眾，一朝散盡。待出百里之外，乃始分道押領，隨便安置，咸得其宜。擢其渠帥，量才授用，新附者咸安。時人服其處分機速。

劉江

建文三年七月，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，營於平村，離城五十里，擾其耕牧。世子督眾固守。上聞北平被圍，召劉江〔宿遷人〕問策。江慷慨請行，遂與上約曰：「臣至北平，以炮響為號，一次炮響，則決圍；二次則進城。若不聞第三次炮響，則臣戰死矣。臣若得入城，守城者聞救至，勇氣自倍，宜令軍士人帶十炮，俟三次炮響後，為殿者放炮常不絕聲，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，平安必駭散矣。」江遂進兵，與安戰，悉如其策，大敗之。

永樂十七年，江為左都督，鎮守遼東，巡視諸島，相度地形，以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塌，地高可望，諸島寇所必由，實濱海襟喉之地，請築城堡，立煙墩為望。一日，了者言「東南夜舉火有光」，江計寇將至，亟遣馬步官軍赴塌上小堡備之，令犒師秣馬，略不為意；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，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，截其歸路，乃與之約曰：「旗舉炮鳴，伏兵奮擊。不用命者，斬！」

翌日倭賊二千餘人，乘海鱸直逼塌下登岸，魚貫而行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江被發舉旗鳴炮，伏兵盡起，為兩翼而進，賊大敗，橫屍草莽，餘眾奔櫻桃園空堡中。官兵環而攻之，將士欲入堡剿殺，江不許，故開西壁以縱之，俾兩翼夾擊，生擒數百，斬首千餘級，有遁入鱸者，悉為隆所縛，無一人得免。師還，諸將請曰：「明公見敵，意思安閒。及臨陣披鎧而戰，追賊入堡，不殺而縱之，何也？」

江曰：「寇遠來必飢且勞，我以逸待勞，以飽待飢，固兵法治力之法耳。賊始魚貫而來，成長蛇陣，故作真武陣以鎮服之。賊既入堡，有死之心，我師攻之，寧無傷乎？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，即圍城必缺之意耳。此皆在兵法，諸君未察乎？」

馬隆

晉泰始中，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，馬隆陳其必敗。俄而欣敗後，河西斷絕。帝每有西顧之憂，臨朝歎曰：「誰能為我討此虜，通涼州者。」隆進曰：「陛下若能任臣，臣能平之。」帝曰：「必能滅賊，何為不任，顧卿方略何如耳？」隆曰：「陛下任臣，當聽臣自任，〔邊批：名言。〕臣請募勇士三千人，無問所從來。率之鼓行而西，稟陛下威德，丑虜不足滅也。」乃以隆為武威太守。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，帝不聽，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、弓四鈞，立標簡試，自旦至申，得三千五百人，隆曰：「足矣。」因請自至武庫選仗，並給三年軍資，〔邊批：要緊。〕隆隨西渡溫水，虜樹機能等眾萬許，乘險遏隆，或設伏以絕隆後。隆依「八陣圖」作偏箱車，地廣則為鹿角車營，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，且戰且前，弓矢所及，應弦而倒。奇謀間發，出敵不意，轉戰千里，河西遂通。

陶魯

天順初，韓襄毅公徵廣東峒賊，憂其險阻難下，方食躊躇，適新會丞陶魯直膳在側，公顧之，問曰：「丞揣我何意？」魯曰：「得非謀賊耶？」雍曰：「然，丞能為我擊賊否？」曰：「匪直能，且易耳。」〔邊批：韓公異人，非大言不足以動之。〕公怒曰：「吾部下文武百千人，熟視無可當吾寄者，〔邊批：真無當。〕若妄言，合答！」魯不拜，抗言曰：「夫賊難攻者，非賊難也，我難其攻賊者也。公特未悉我能耳。」公異之，改容問曰：「若所將幾何而辦？」曰：「三百人足矣。」公曰：「何少也？」曰：「兵在精不在多。」公曰：「唯汝擇。」魯乃標式曰：「孰能力舉百鈞，矢射二百步者。」軍士凡十五萬，其比於式者，才二百五十人，曰：「未也。」復下令募數日，始足，魯乃為別將，日操練陣法，勞以牛酒，甘苦共之。士樂為死，率以先登，大破賊，斬首無算，所得賊穴中金帛，悉分給三百人，已無與者。〔邊批：要緊。〕賊聞陶家軍至，不遁即降，無敢抗。語有之：「一夫決，萬夫避。」況三百人乎？

〔述評〕

今塞下徵兵，動數十萬，其中豈無三百人哉！誰為魯者？即有魯，誰為用魯者？噫！王弼州云：「魯機明內運，而神觀不足，縣事多不治。或從令、尉列見上官，時時昏睡，雖督榜不恤也。韓公威嚴擬王者，三司長吏見，長跪白事，懼悚失措。魯事之，若不為意，誠異人哉！」使在今日，先以不治事、不敬上官罷去久矣，孰知此丞之有用如是乎？

韓雍

天順初，兩廣亂，韓公雍往討。師次大藤峽，道隘，旁夾水田。有儒生、裡老數百人，跪持香曰：「我輩苦賊久矣，今幸天兵至，得為良民，願先三軍鋒。」公遽叱曰：「是皆賊也，為我縛斬之。」左右初亦疑。既縛而袂中利刃出，乃悉斷頸，截手足，剝腸胃，分掛簞棘中，累累相屬，賊大驚沮。

公嘗出兵，令五鼓戰，將領聞賊已覺，恐遲失事，二更即發，大破之。公賞其功，而問以違令之罪，以軍令當斬，乃具聞請釋，曰：「萬一不用命而敗，奈何？」人謂公得將將之體。

〔評〕

街亭馬謖、好水川任福之敗，皆以違令致之。必不貪功，而後功成於萬全，公之慮遠矣。

李繼隆

淳化中，李繼捧為定難軍節度使，陰與弟繼遷謀叛。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。繼隆夜入綏州，欲徑襲夏州。或謂夏州賊帥所在，我兵少，恐不能克，不若先據石堡以觀賊勢。繼隆曰：「不然，我兵既少，若徑入夏州，出其不意，彼亦未能料我眾寡；若先據石堡，眾寡一露，豈能復進？」乃引兵馳入撫寧縣，繼捧猶未覺。遂進攻夏州，繼捧狼狽出迎，擒之以歸。

吳成器

休寧吳成器由吏員為餘姚主簿時，胡梅林用兵之際，聞倭至紹興，欲擇能事者往探。縣令已遣丞，丞懼，不欲行。吳大言曰：「探一信便畏縮，況交鋒耶？」丞以告令，令壯其言，薦於院，胡公召見，問：「吳簿能探賊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公曰：「若果能往，當以某部二千人畀汝，聽汝指揮。」吳曰：「不須如許，但容某自選擇，乃可從之。」吳於教場立格，選得五百人，帥之往。見所過山村俱束裝謀遁，吳諭之：「無畏，大兵隨後至矣。但爾曹須從我戒。」眾唯唯聽命。吳指山間草積，謂曰：「爾若遁，此皆非汝有，今與汝約，以炮聲為號，為我舉火焚之，我為爾殺賊。」眾許諾，夜半行至陶家畷，探知倭船十三隻泊河下，群倭擄掠既飽，聚飲村中，擄婦人而臥。乃分遣五百人殲其守船者，徙其舟，連舉大炮，山民如約，皆舉火，倭於夢中聞炮聲，驚起，則火光燭天，疑大兵至，爭竄至河下，已失舟，方彷徨尋覓，吳率眾呼噪而至，斬獲數百級，倭自此絕不敢犯紹興。胡公上其功，隨升紹興府判，後升僉事。

〔評〕

如此吏員，恐科甲中亦不易得也。

王守仁

王陽明以勦事過豐城，聞逆濠之變，兵力未具，亟欲溯流趨吉安。舟人聞濠發千餘人來劫公，畏不敢發，公拔劍鹹其耳，遂行。薄暮，度不可前，潛覓漁舟，以微服行，留麾下二人，服已冠服，居舟中。濠兵果犯舟，得偽者，知公去遠，乃罷。公至中途，恐濠速出，乃為間諜，假奉朝廷密旨，行令兩廣。湖襄都御史及南京兵部，各命將出師，暗伏要害地方，以俟寧府兵至襲殺。復取優人數輩，各將公文置袂衣絮中，將發間，又捕捉偽太師家屬至舟尾，令其覘知，公即佯怒，牽之上岸處斬，已而故縱之，令其奔報。濠獲優，果於衣中搜得公文，遂遲疑不發。公至吉安，調度兵糧粗備，始傳檄徵兵，暴濠罪惡，濠知為公所賣，憤然欲出。公謂：「急犯其鋒，非計也。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，必俟其出，然後尾而圖之。先復省城，以傾其巢。彼聞，必回兵來援，我則出兵邀而擊之，此全勝之策。」濠果使人探公不出，乃留兵萬餘守省城，而自引兵東下，公聞濠已出，遂急促各府兵，刻期會於豐城，時濠兵已圍安慶，眾議宜急往救，公謂：「九江、南康皆已為賊所據，而南昌城中精悍萬餘，食貨重積，我兵若抵安慶，賊必回軍死門，安慶之兵僅足自守，必不能出而夾攻。賊令南昌兵絕我糧道，九江、南康合勢撓攝，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，事其危矣！今我師驟集，先聲所加，城中必恐，並力急攻，其勢必下，此孫子救韓趨魏之計也！」偵者言：「新、舊廠伏兵萬餘，以備犄角。」公遣兵從間道襲破之，潰卒入城，城中知王師兩集，皆大駭，遂一鼓下之，濠聞我兵至豐城，即欲回舟，李士實諫，以為，必須徑往南京，既登大寶，則江西自服。」濠不聽，遂解安慶之圍，移兵泊阮子江，為歸援計。公聞濠兵且至，召眾議之，眾云：「宜斂兵入城，堅壁待援。」公曰：「不然，彼聞巢破，膽已喪矣，先出銳卒，要其情歸，一挫其銳，將不戰而潰，所謂『先聲有奪人之氣』也。」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，先以游兵誘之，復佯北以致之，俟其爭前趨利，然後四面合擊，伏兵並起，又慮城中宗室或內應為變，親慰諭之，出給告示，凡脅從者不問，雖嘗受賊官職，能逃歸者，皆免死，能斬賊徒歸降者，皆給賞，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佈。又分兵攻九江、南康，以絕其援。於是群力並舉，逆首就擒。

〔按〕

陳眉公《見聞錄》，謂宸濠之敗，雖結於江西，而實潰於安慶。雖收功於王陽明，而實得力於李梧山。李諱充嗣，四川內江人，正德十四年巡撫南畿，聞宸濠請增護衛，歎曰：「虎而翼，禍將作矣。」遂力陳反狀，廷議難之。公乃旦夕設方略，飭武備，以御賊為念。謂安慶畿輔，適當賊衝，非得人莫守。當諸將庭參，於眾中獨揖指揮使楊銳而進之曰：「皖城保障，委之於子。毋負我！」十五年，賊兵陷九江，公自將萬人，屯彩石，以塞上游之路。飛檄皖城，諭以忠義。銳感激思奮，相機應敵，發無不捷。

節發間諜火牌云：「為緊急軍情事，該欽差太監總兵等官，統領邊官軍十萬餘，一半將到南京，一半徑趨安慶。並調兩廣狼兵，湖廣土兵，即日水陸並進，俱赴安慶會集，刻期進攻江西叛賊。今將火牌飛報前路官司，一體同心防守，預備糧草，聽候應用等因。」

宸濠舟至李陽河，遇火牌，覽之驚駭，由是散亡居半，繼又發水卒千人，盛其標幟，乘飛艦百餘艘，鼓噪而進，聲為安慶應援，城中望見，士氣百倍，銳即開門出敵，水陸夾攻，賊遂大潰。

時宸濠營於黃石磯，聞敗將遁，公自將兵逐北，宸濠奔入鄱陽湖，適遇巡撫王公陽明引兵至湖，遂成擒焉。後論功竟不及公，胡御史潔目擊其事，特為論列，不報，故今人盛稱陽明，而不及梧山，亦有幸有不幸歟？

〔又按〕

宸濠兵起，聲言直取南京，道經安慶，太守張文錦與守備楊銳等合謀，令軍士鼓噪登城大罵，激怒逆濠，使頓兵挫銳於堅城之下。而陽明得成其功，雖天奪其魄，而張、楊諸公之智，亦足述矣。

楊銳

楊銳守備九江、安慶諸郡，既獲江賊，監司喜，公曰：「江賊何足憂，所虞者豫章耳！」意指宸濠也。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，不可恃，湖最要害，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，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，可以遠望，有警即可達。乃繪圖呈南部及各台，又請造戰艦若干艘，習水戰於江上。城中治兵食，多濬井。聞寧濠變作，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，禁勿泄，比寇至，船二百餘艘抵岸，為鉤距所破。寇攻城後敗去，濠泊船南岸，聞不克，大怒，率眾分攻五門，各首舉木為蔽，甚急，公裂帛布覆紙裹火藥千數，散投所蔽木上，火發，盡棄走，火光周匝不絕，寇無所遁。寇復於北濠結木為棧，與城接，挾兵而進。城中大驚，公曰：「事急矣！」乃詭以「大將軍」火銃寶石被緋，金鼓迎置城上，寇兵望見，驚懼未進。潛使一卒從間道出，燒棧絕。寇眾解結，且溽暑，力憊，夜斫睡去。公募善泅者數人，於船中聞斫聲即斬首，絕其纜，放之中流；又遣一二強卒，突入岸上營，舉火炮，城上應之，乘勝捕殺。聲震數里，濠浩歎出涕，舉帆順風而返。

〔注〕

安慶不守，則陽明之功不成，故以楊銳附陽明之後。

沈希儀

沈都督希儀，初為右江參將。右江城外五里即賊巢，賊詞者耳目遍官府，即閨闈中稍動色，賊在溪沿數百里外輒知。希儀至，顧令熟瑤恣出入，嬉游城中，而求得與瑤通商販者數十人，厚撫之，使為詞。〔邊批：軍中用詞，是第一義。〕於是賊動靜聲息，願往往為我所先得。

每出剿，即肘腋親近不得聞。至期鳴號，則諸兵立集聽令，〔邊批：曹瑋後身。〕令曰：「出某門。」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。問旗頭，旗頭自不知，頃之紮營，賊眾至，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，賊大敗去。已賊寇他所，官軍又已先在，雖絕遠村聚，賊度官軍所不至者，寇之，軍又未嘗不在，賊驚以為神。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。所剿必其劇巢，縛管繩為記，無妄殺。得婦女牛畜，果鄰巢者，悉還之。唯陰助賊者，還軍立剿，曰：「若奈何陰助賊戰？」或刀弩而門矚者，曰：「罰若牛五，若奈何刀弩矚我師？」於是賊驚服。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。

常欲剿一巢，乃佯臥病，所部入問病，謝不見。明日入問，希儀起曰：「吾病，思鳥獸肉，若輩能從我獵乎？」〔邊批：裴行儉襲都支。〕即起出獵，出賊一二里而止營，軍中乃知非獵也。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，支解之，四懸城門，見者股栗。

常以悲風淒雨，天色冥冥夜，察諸賊所止宿，散遣人齎火若炮，衣毳帽，與草色同，潛賊巢中，夜炮舉，賊大駭曰：「老沈來矣！」挈妻子逃至山頂，兒啼女咷，往往寒凍死，或觸崖石死，妻子相怨：「汝作賊何利至此？」

明詞之，則寂無人，已相聞，愈益驚；陰詞之，則老沈固在參府不出也。〔邊批：的是鬼神不測。〕自此賊膽落。

或易面為熟瑤，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，無敢訶者矣。後熟瑤既聞公威信，徵調他巢，雖懼仇，不敢不往，甚而大雨，瑤懼失期，泅溪水以應。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，韓觀、山雲之倫，能使瑤不為賊，希儀則使瑤人攻賊，前此未有也。

趙臣

岑璋者，歸順州土官也，多智略，善養士。田州岑猛，其婿也。猛不法，督撫上反狀，詔諸土官能擒賊猛者，賜秩一級，昇半地；黨助者並誅。都御史姚鏌將舉兵，而慮璋合謀，咨於都指揮沈希儀，沈知部下千戶趙臣與璋善，召臣問計，曰：「微聞璋女失寵，璋頗恨猛，吾欲役璋破猛，如何？」臣對曰：「璋多智而持疑，直語之，必不信，可以計遣，難以力役也。」沈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臣曰：「鎮安、歸順，世仇也。公使人歸順，則鎮安疑；使人鎮安，則歸順疑。公若遣臣徵兵鎮安，璋必邀臣詢故，而端倪可動也。」沈如計遣臣，臣枉道詣璋所，坐而歎息。璋叩之，不言，明日，璋置酒款臣，固叩之：「軍門督過我耶？璋受侮鄰仇，

將逮勸耶？」臣皆曰：「否，否。」璋愈疑，乃挽臣臥內，跪叩之，臣濟然泣下，璋亦泣，曰：「嗟乎趙君！璋今日死即死耳，君何忍秘厄我？」臣曰：「與君異口駢心，有急不敢不告，今日非君死，即我死矣！」璋曰：「何故？」臣曰：「軍門奉旨徵田州，謂君以婦翁黨猛，將檄鎮安兵襲君。我不言，君必死矣；我言之，而君驟發，敗機事，我必死，是以泣耳。」璋大驚，頓息曰：「今日非趙君，我族矣！」遂強臣稱病，留傳舍，而亟遣人馳軍門，備陳猛反狀。恐波及，願自效。沈許之，遂以白鎮，鎮始專意攻猛。

猛子邦彥守王堯隘，璋陽遣千人助之，使為內應，皆以寸帛綴裾為識，而潛以告沈。時田州兵死守隘，眾莫敢前，沈獨往，戰三合，沈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，旗幟閃閃，歸順兵呼曰：「天兵從間道入矣。」〔邊批：朱序間秦兵類此。〕田州兵驚潰，沈乘之，斬首數千，邦彥死。猛聞敗，欲自經，璋誘之，使走歸順，奉以別館。〔邊批：多事。〕而別將胡堯元等嫉沈功，〔邊批：可恨。〕欲以萬人擣歸順。璋先覺之，遣人持百牛千醢，迎軍三十里，謂堯元曰：「昨猛敗，將越歸順走交南，璋邀擊之，猛目集流矢南去，不知所往，急之，恐糾虜為變，幸緩五日，當搜致。」堯元許之。璋復構茅舍千間，〔邊批：有用之才。〕一夕而訖。諸軍安之，無進志，璋還詭猛曰：「天兵退矣，然非陳奏不白。」猛曰：「然，顧安得屬草者？」璋即令人為猛具草，促猛出印封之，既知猛印所在，乃置酒賀猛，鼓樂殷作，酒半，璋持鵠飲猛曰：「天兵索君甚急，不能相庇。」猛大呼曰：「墮老奸矣。」遂飲藥死。璋斬其首，並印從間道馳詣軍門。而斬他囚貫猛屍，詣擲諸軍，諸軍鬪爭，擊殺十餘人，颺馳軍門，則猛首已梟一日矣。諸將大恚恨，遂浸淫毀璋，而布政某等復陰害鎮，倡言猛實不死，死者道士錢一真也。御史石金遂劾鎮落職，〔邊批：好御史。〕而希儀等功俱不敘。璋怏怏，遂黃冠學道。〔見田汝成《留青日札》〕

〔述〕

田汝成曰：「岑猛之伏誅也，岑璋擒之，趙臣啟之，沈希儀王之，而功皆不錄，其何以勸後？兩廣威令浸不行於土官，類此。書生無遠略，瑣瑣戚戚，興逸參也，寧惜軍國重輕哉！」

王弇州一代史才，其敘岑猛事，亦云猛實不死，豈惑於石侍御之言耶？李福達之獄，朝是暮非，迄無確見。不知異日又何以定真偽也！

王式

浙東賊裘甫作亂，以王式為觀察使討平之。諸將詣於式曰：「公始至，軍食方急，而遽散之，何也？」式曰：「賊聚谷以誘飢人。吾給之食，則彼不為盜。且諸縣無守兵，賊至，則倉穀適足資之耳。」「不置烽燧，何也？」式曰：「烽燧所以趨救兵也，今兵盡行，徒驚士民耳。」「使儒卒為候騎，而少給兵，何也？」式曰：「彼勇卒操利，遇敵則不量力而鬥，鬥死則賊至不知矣。」皆拜曰：「非所及也。」